

萧玉

原名于忠福

祖籍山东大水泊

一九二七年出生



已出版著作十多部

主要有《乌云密布》

《战鼓催春》、《紧锁关山》

《大风口》、《龙山寨》等

1996.12.27

萧玉

广东省作家协会编
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

萧玉作品选萃

《岭南文学百家》丛书

《岭南文学百家》丛书

萧玉作品选萃

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
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萧玉作品选萃

萧 玉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文汇电脑印务公司照排

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

787×940 毫米 32 开本 7.125 印张 2 插页 10.5 万字

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360-1836-3

I. 1600 定价: 7.00 元

出版说明

一、《岭南文学百家》是一套大型的文学丛书，计划出书一百集，集岭南文学百家之精华。从一九九二年开始，逐年出版，八年内出齐。

二、丛书收选对象为广东省当代作家的作品。每个作家编选一集。入集作品原则上由作家自选。作品创作时间不限，体裁不限（因篇幅所限，长篇小说、剧本、长篇叙事诗不收选）。每集约十万字。

三、每集刊登作家照片，附作家简介及主要著作目录。

四、丛书由广东省作家协会、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编辑，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资助，花城出版社出版。

花 城 出 版 社

《岭南文学百家》丛书编委会

一九九一年十月

总序

陈国凯

看我南粤，人杰地灵；岭南文学，源远流长。上溯中原文化传统，沃土根深；外得世界文明先声，锐意变革。历朝历代，岭南之文豪大家，文采风流，以其身体力行，光耀我中华文化，弘扬我民族精神。其显赫功勋已彪炳史册。岭南文士，多有侠骨柔情；岭南文学，素以先声夺人，其势如浩荡珠江，层波叠迭，其雄如滔滔南海，浪涌天高。

文章大业，血汗浇成，名篇佳制，代代相传。当今时世，万象更新。岭南山水，分外多情。广东老中青作家披晨风晚露，沐夏雨秋阳，挥热汗成花雨，扬雅韵于三江。一片真诚铸造文明大业。广东省作家协会、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为总结成果，振奋军威，展示阵容，

造福社会，特斥资编选《岭南文学百家》丛书，收当代广东文坛百家俊彦之佳作，成书百卷，逐年出版，以观当世，启来者。

是为序。

一九九一年秋于广州

自序

我是个农村孩子，只读过五年书。抗日战争爆发，我唱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参加了八路军，时年十三岁。而今已白发苍苍，年近古稀，因写了一首顺口溜以自嘲：“小八路，老白头，作家群里曾一游。虽无名著留后世，却在热情大水流。”这个小册子，就是我在“作家群里曾一游”的足迹之一。足迹有深，有浅，有正，有歪，然当保持原貌，故有些篇目如《榜外的两名》我亦选了进来。“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”，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说。我自信：“风风雨雨大半生，崎岖坎坷路泥泞，幸喜留得脚印在，回首辨认脸不红。”我珍惜我走过的每一个脚印。我不服老，尚愿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征途上，继续前进，以增添新的足迹。

一九九三年一月三十日于羊城

目 录

自序 1

小说

幸福 1

测验 36

我们的司务长 55

并不陌生 67

两张车票 83

图个啥 91

谁的错 105

报告文学

将军琐事 115

二十五块金牌 154

骨格香彻 165

榜外的两名 182

热流	198
烈日下	209

附录

萧玉简介	217
萧玉主要著作目录	219

幸 福

海南岛的夏天，并非我想象的那么热。当我到了海南岛之后，倒觉着夏天住在这里很幸福。虽然这里的太阳有些烤人，但一进到屋子里，便总有风吹着，绝不像汉口那么闷热，像蒸笼似的，叫人喘不过气来。我在海南岛住了一个月，处处都觉得满意。

我完成了工作任务之后，去拜访一位久别的战友王忠远同志。当我到了王忠远家里之后，只见一个三十七八岁的农村妇女，坐在床上做针线。她一发现我进屋，便问道：“同志，你找谁呀？”她的话，带着一口山东腔调。

“大嫂，王忠远同志不是住在这里吗？”我问。“是啊！他刚出去。”大嫂说着，便下了床：

“同志，你坐一坐，我给你找找去。”随后，她又热情地给我倒了一杯水，才转身走了出去。

这倒使我莫名其妙，这位大嫂是谁呢？是王忠远的保姆吗？但家中却并没有小孩的迹象；是他的妻子吗？怎么又是个农村妇女呢？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他在家里结过婚。那么，她到底是谁呢？

我正在疑惑，王忠远回来了。他一见我，非常高兴的上前同我握手：“啊！是你呀。六七年没见了！”

我却开门见山的问道：“老王，刚才那位大嫂是谁呢？”

我这一问，王忠远却红了脸，有些不大自然。我心里更是暗暗吃惊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这时，大嫂也回来了。她对王忠远说：“你给介绍介绍呀！”

“对！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”王忠远吞了一口唾沫，首先指着我对大嫂说，“这是我的老战友，萧玉同志。我们俩一起行过军，一起打过仗。不过，有六七年没见面了！”

还没等他给我介绍大嫂是谁，大嫂却十分热情地开了腔：“萧同志，你吃了午饭没有？”说

着，她便欲向后屋走去，“你和老王俩坐，我去给你做饭吃。”

“大嫂！我吃过饭才来的，你别忙活了！”我连忙这么说。

“真吃了呀？”她停了下来，非常诚恳地看着我。

这时我才仔细地端量了一下，这大嫂很健康，四方团圆脸，大大的眼睛。虽然脸上略有皱纹，但却十分朴实。尤其是她那热情劲儿，更使我感动。

“你快去做点儿面条！”王忠远对她说完后，又转身向我说，“不管你吃没吃过午饭，反正我要招待你一下，让你尝尝咱家乡人做的家乡饭！”

“我真吃过了！”我急忙说，“大嫂，你赶快歇着吧！”

可是，大嫂已经到后屋去了。

“咳！这大嫂，真是热情啊！”我不过意地说。

“老萧，那就是我的爱人哪！”王忠远说着，递给我一支香烟。

“哦！”我一面接过烟，一面点了点头。

“告诉你，我儿子都十八周岁了，今年春天

应征入了伍！”

“嗨！你这是军官兼军属啊！”我又惊奇又羡慕地说。

王忠远也满意的笑着。

“怎么我过去没听说你结了婚哪！”我终于这样问道。

“咳！这话提起来就长了。等你吃过面条，我仔细同你谈一谈……”

二

同样的面粉和油盐，不同的人来做，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味道来。这顿面条，我吃得实在太满意，地地道道的家乡口味，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在家乡时幼年生活的憧憬。

吃过面条之后，王忠远带我到了隔壁的一间房子里。据他介绍，这间房子是李处长的宿舍。因李处长下部队检查工作去了，所以，他打算叫我在这里，睡上个午觉。

屋子前后都有门窗，穿堂风吹着，越发凉爽。我坐在床沿上之后，便重新要求王忠远讲讲他们夫妻之间的故事。

王忠远在床前一张藤椅子上坐了下来，笑咪咪地问道：“你真要听一听吗？”

“你看，难道我还是开玩笑吗？”

“不过，讲了以后你可别见笑啊！”

“岂有此理，我怎么会见笑呢。”

“该从哪里讲起呢？”王忠远又掏出了烟，有点儿难为情的干笑着。沉默了好大一会儿，他才不紧不慢地说了起来，“其实呀，我和这位大嫂至今还是夫妻，连我也没有想到。不过，我们的确是夫妻，而且还是一对恩爱的夫妻。

“你知道，我们那一带，过去是流行着妻子比丈夫大的习惯。再加我父母只我这么一个儿子，家里缺人劳动，所以也给我包办了一个大媳妇。我十五岁结的婚，那时她已经十八岁了！你想想，一个十五岁的孩子，能懂得什么……不过，我光知道她对我挺好，处处关照我，倒像我一个亲姊妹似的。

“我十七岁的时候，她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就是我现在说已经当了义务兵的那个儿子。那时是一九三八年冬天，正是日本鬼子到了我们家乡的时候。八路军在徂莱山起义以后，我便打算去参加八路军。

“我首先同父母商量了一下。但是父母一来有‘好铁不打钉，好汉不当兵’的旧思想；二来又因为只我这么一个独生子，死活也不肯让我参军。不论我怎么同他们说，也没有用。当时可真把我难坏了！这该怎么办呢？不参军吧，日本鬼子打来了，到处奸淫烧杀，难道能死等着当亡国奴吗？参军吧，父母又不允许……接连好几天，我简直是愁眉苦脸，像害了病似的，提不起精神来。白天吃不下饭，晚上睡不着觉。本来，我要参军的事，并没同她说，可是她见我心绪不宁，再加父母吵吵，可也知道了。一天晚上，她突然问我：‘听说你想去当八路军？’我一听，心卜卜跳，想：‘哼！又多了一个扯后腿的。’所以，我根本就没吭声。哪知，她却凑近我，轻声说：‘要去你就去吧！这个年月，在家又能怎么样！’……”

“我简直没想到，她竟赞成我去参军！我高兴地看着她，但她眼里却盈满两眶热泪！咳！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儿，她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歇了一会儿，她才又轻轻地说：‘锁儿他爹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呢？’她说这句话，声音有些颤抖。”

“我说：‘父母不让啊！’”

“她说：‘那你，那你……你不能，不能偷偷地走吗？’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泪珠儿已滚到了脸腮上。

“不过，她这话倒启发了我。真的，只好偷偷地走了。若想叫两位老人同意，那我除非是不去参加八路军。不过，若偷着走了，那两位老人又该多么伤心哪……”

“她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情，继续说：‘不要紧，你走了以后，两位老人和孩子都有我，我管保对得住你就是……’”

“……就在这天半夜里，她给我收拾了一些简单的行李，抱着我那没满月的锁儿，悄悄地送我出了后门。

“我们默默地走着，走着，不知不觉，已经走出了三里多路。

“‘你回去吧！’我说。

“‘再走一程！’她说。

“我们俩又默默地走了一程。快到后山岭了，我又停了下来，说：‘秋芝，你别送了！’不知怎么的，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鼻子一酸，差点儿流出了眼泪。

“她也站住了，但没有说话。不知她是无话

可说，还是有话说不出来。

“‘你回去吧！’我又这么说。

“‘你，你，多加保重啊！你……’她突然小声抽泣起来，话说不下去了。

“我心里也乱的要命。我掀开盖在锁儿脸上的棉被，吻了孩子一下。然后又对她说：‘我走了，家中的事，全靠你了！……’

“她点了点头，却没说什么。

“我一狠心，转身朝前走了。一直走了很远，还见她停立在那里，两眼呆呆地望着我……就这样，到天明的时候，我便找到了八路军的队伍，报名参军了！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王忠远同志的眼角也有些湿漉漉的了。大概他回想起当时那些情景，不免又有些激动。是啊！在那个年月里，为了不当亡国奴，有多少青年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妻子，而参加了八路军扛枪杀敌呢！“妻子送郎上战场，母亲送儿打东洋”的动人事例，又何止万千！不过，当回忆起自己亲身所感受的一切的时候，自然更加深刻和激动！

我也有些感动地说：“这么说，你爱人可真不错呀！”